

尚書正義

尚書注疏卷第十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

勅撰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中第二

泰誓下第三

收誓第四

武成第五

泰誓上第一

周書

孔氏傳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局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

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上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

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

泰誓三篇

渡津乃作

**疏**

惟十至三篇王受命十有一年

正義曰惟文王服喪

既畢舉兵伐殷以上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敘其事作泰誓三篇傳周自至示弱正

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  
適稱文王享國五十年則嗣位至卒非徒九年  
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  
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  
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  
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至  
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  
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  
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崩月就  
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  
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  
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  
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  
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

即仲至九十三年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  
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  
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  
者謂有黃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  
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  
有此說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  
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  
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  
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  
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  
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是十一  
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  
曰于商知亦至孟津也傳十三年至伐紂  
正義曰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三  
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

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別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略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曆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曆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稱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歷明時然則改正治歷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授紂既入商郊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朔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一月故

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下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豈得躬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勳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專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盟文王昌是追爲王何以得爲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爲王是後人追爲之爾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 傳渡津乃作 仁義曰

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是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秦誓。知二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爲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爲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臧者。穿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爲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秦誓矣。後得僞秦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秦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爲鵬。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秦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同語引秦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秦誓曰。我武



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陽有光孫  
 卿引秦誓曰獨夫受禮記引秦誓曰于克受非三  
 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了無良今文秦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  
 秦誓而不在秦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  
 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秦誓近得非其本經馬  
 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勣說高祖云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秦  
 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  
 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鳥  
 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  
 矣李顯集注尚書於偽秦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  
 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顯何由為此言梁  
 三兼而存之言本有兩秦誓古文秦誓伐紂時事  
 聖人取為尚書今文秦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  
 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

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  
不復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秦誓爲篇

也秦誓

大會以誓衆

疏

大會于孟津知名曰秦誓者其

正義曰經云

大會以誓衆也羊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  
僞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別立  
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秦誓見大會也  
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秦者大之極也  
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  
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秦誓也

惟十有三年

春大會于孟津

三分二諸侯及諸

疏

惟十至孟津  
正義曰此

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  
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  
故言以師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  
史官觀事而爲作端緒耳傳三分至孟春正義

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  
 會則樹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豳鬲  
 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  
 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  
 子之月也知者案三統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  
 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  
 月建子之月也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

**聽誓**  
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  
下及我治事眾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疏傳

大至聽誓正義曰冢大釋詁文侍御是治理之

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

也牧誓傳曰言志同誠紂今摠呼國君皆為大君

尊之也下及治事眾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及士

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  
 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誓自士以上皆摠戒之也

人萬物之靈

生之謂父母靈神也

**疏**

傳生之至為貴 正義曰

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也 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神也 禮運云人者天

地之心五行之端也 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 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 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 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 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 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為首引也

**亶聰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

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眾民父母

今商王受

弗勗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

沈湎嗜酒

冒亂女色敢行

**疏**

傳沈湎至無辜 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

正義曰

洒然齊同故沈酒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世  
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  
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  
罪人以  
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族官人以世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  
淫惡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

以政傳一人至政亂正義曰秦政酷虐有

亂疏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

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

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

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目有大功乃  
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士而以父兄  
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  
官人以世惟當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  
為惡或當因兄用惟官室臺榭陂池侈服以  
弟故以兄協句耳

殘害于爾萬姓

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  
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

民財力

**疏**

傳土高至奢麗

正義曰釋宮云宜

為奢麗

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

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

釋宮又云闈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

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

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

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壇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

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

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

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

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

二劉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

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

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牧

豎

狗馬奇物充內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  
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懸肉  
爲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  
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焚炙忠良剗剔孕

婦

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

**疏**

傳忠良至暴虐  
正義曰焚炙俱燒

也剗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剗剗也今人去肉至  
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剗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  
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剗不知其姓名爲  
誰也殷本紀云紂爲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  
己以爲罰輕紂欲重刑乃爲鬻斗以火燒之然  
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爲銅柱以  
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  
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爲大樂名曰炮烙之刑  
是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  
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

帝王世紀亦云然。然又云紂剖比干，  
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剖剔孕婦也。  
皇天震怒，命

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勦行天罰，功業未

成而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家君觀政于商。

父業未就

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

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

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

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

**疏**傳：悛，改也。王之甚，正義曰：左傳稱長惡不悛，悛是退。

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計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具紂之大

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言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



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

犧牲粢盛既于凶盜

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

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紂言吾所以有北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

能止其慢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

為立師以教之

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越遠也言己志欲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

遠其志

**疏**

天佑至厥志言伐紂之意上

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

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以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違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令我往伐之不知伐罪

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以。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言天至教之。

正義曰：眾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謂君，教民之謂

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為別置師也。傳當能至天下。

正義曰：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變非理刑殺，是助天

寵愛民也。傳越遠至其志。正義曰：越者，喻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內實為民除害，外

則以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己本志，欲伐

何敢遠本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力鈞則有德捨而不伐也。力鈞則有德者，德鈞則有德

秉義者，強按度。疏傳力鈞至可見。正義曰：德者優劣勝負可見。疏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勳念

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初  
武主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三  
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彼劣勝  
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眾勉力而戰也

受

有臣億萬惟億萬心

人執異心不和諧

予有臣三千惟

一心

三千一  
言同欲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

天厥罪惟鈞

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為逆天與紂同罪

疏

傳紂之至同罪正義曰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

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之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

故縱者與同罪也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

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致社曰凡

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

**疏**

傳祭社

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

至於紂

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

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

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

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也受命文

考是告廟以行故爲告文王廟也玉制云天子將

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即是造

乎禰也玉制以神尊卑爲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

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議然後告天故先言

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

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

天之意故用汝衆

致天罰於紂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

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

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游

穢惡除則四海長清

時哉弗可失

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

秦誓中第二

周書

孔氏傳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

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

**疏**

傳次止至之北

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

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

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

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

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親紂相去纔六日耳廷

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  
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羣后以師畢會侯

盡會

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

言

徇循也武主在西故稱西土

**疏**

傳徇循至西土

正義曰說

行之意故以徇爲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  
此誓撫戒衆軍武主國在西徧此師皆從西而來

故稱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

惟日不足

言吉人竭日以爲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

今商王受力行

無度

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

播棄鞶老坻比罪人

貽肯之者

稱鞶老布棄不禮勸昵近  
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

**疏**

傳貽皆至小人義曰釋詁云貽皆者

去壽也。舍人曰：鮐皆老人氣，衰皮也。背消瘠，背皆枯魚也。孫炎曰：耆面凍，犁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其皮似鮐，面色似黎，故鮐背之者稱黎去，傳以潘為布。布者，偏也。言偏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詰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淫醜。肆，虐目下化之。遇醜縱虐，以酒成惡小人也。

**疏**

傳過醜至罪同。正義曰：醜是酒怒淫，醜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

放縱之意，酒過則醜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

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

聞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

深罪惡

**疏**

朋家至彰聞

正義曰：小人好忿，天性之心，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爲一家，與

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

傳臣下至惡深

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

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

之更相

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

有

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

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

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

惟受

罪浮于桀。

過

**疏**

傳浮過

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鳴過也。桀

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



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口，如吾之有民。」曰：「吾乃二索，是桀亦賊。」虐諫輔謂：「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即本紀云：紂剖比干，斃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誅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剗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  
剗喪元

良賊虐諫輔

剗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

傷至

殺之。正義曰：說文云：剗，裂也。一曰：剗，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為善，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舉之者，言其剗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即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害人為惡之大，故重陳之也。  
謂已有天命，謂虧不足行，謂祭無益。

謂暴無傷

言糾所以罪過於桀

厥監惟不遠在彼育主

其視紂罪與桀

**疏**

傳其視至誅之

正義曰紂罪

同辜言必誅之

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

過死合死之罪

天其以予乂民

用我治民

朕夢

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

誅紂必

**疏**

傳言我至占之

正義曰夢者事之祥

克之占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吉凶或有其驗聖

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又戰勝禮記稱卜

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

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

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

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

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之

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所作史記  
詎又採用六韜好專者交於太公非實事也

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平人凡人也雖多  
而執心用德不同

疏傳平

不同

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

以夷人爲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

受率其族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爲平

平人爲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

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謂用行智

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

子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

我治理之臣雖  
少而心德同

疏

傳我治至德同  
正義曰釋詁云亂

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

咸識周是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

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予有亂臣十人而孔子

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

是婦人故先

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爲文母周公太公石  
公畢公榮公太願宏天散軍生南官括也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

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

**疏**

傳周至至仁人正

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爲至相傳爲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

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

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

**疏**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正義曰言此者以

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爲民之所惡夫必佑我今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懍懍皆謂天下衆民也今朕必往我武

揚侵于之疆

揚舉也言我舉武  
侵入紂郊疆伐之

取彼凶殘

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紂流毒天下湯黜其命  
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

取之伐惡之道張設

**說**

今朕至有光

正義

比於湯又有光明曰既與天下爲任則

當爲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

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爲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

之是我伐凶惡之專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

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揚舉至伐之正

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

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爲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

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

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白侵此實伐也言往侵

者侵是入之意非如

春秋之例無鐘鼓也

易哉夫子固或無畏寧執

非敵

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

**疏**

勗，勉也。至

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

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傳勗勉

至克矣。

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

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

無敢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

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百

姓慄慄若山崩厥角

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頤。

**疏**

傳言民至容頤

正義曰：慄慄是怖懼之意。言民

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慄慄然，以言歌為內民

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氏  
本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之心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  
梁傳曰高曰崩頭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  
之稱崩體之高也。

惟克永世

汝同心止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 泰誓下第三

周書

孔氏傳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

今之重難之義衆

**疏**

傳是其至已上

正義曰上

士百夫長已上

篇末次而誓故略言大會中

篇既次乃誓爲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

其後爲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遠周徧大其事

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爲言於

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

受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勅賞勸是也。禮成於三。故爲二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爲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爲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已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

道厥類惟彰

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

**傳**

言天至

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辭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

其下乃述商王違天之辜言其罪宜誅也

今商

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

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



怠惰不敬

**疏**

傳輕狎至神明

正義曰：鄭玄云：言慣見而忽之意。

天地神明

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之意。

侮同。傳田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又義母慈。

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爲之輕。

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

爲大大爲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

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

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亦事皆不敬也。自絕。

于天結怨于民

不敬天自絕之

斲朝涉之脛剖

賢人之心

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斲而視之。半志諫，謂其心異於人，剖而觀之。

酷虐

**疏**

傳冬月至之甚

正義曰：釋器云：魚白斲。

之甚

**疏**

之，樊光云：斲，斲也。斲，斲也。斲，斲也。

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

寒，疑其骨髓有異，斲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

勝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為人目者不得以死爭乃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

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作威殺戮毒痛四

海痛病也言

**詘**

傳痛病至及遠

正義曰痛病釋

云病四海者言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

回邪也姦邪之人反

尊信之可法以

屏棄典刑囚奴正士

屏棄常法而不顧箕

子正諫而以為囚奴

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

悅婦人

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

**詘**

郊社至婦

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不祀其事一也重言之

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之  
者大同但技擬人身巧指器物爲異耳  
上帝弗

順祝降時喪

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

**疏**

傳祝斷正義

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子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爾其孜孜

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孜孜勸勉不怠

古人有言曰撫

我則后虐我則讎

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

獨夫受洪

惟作威乃汝世讎

言獨夫失君道也夫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

可不樹德務滋除惡務本

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爲天下惡

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言欲行除惡之義絕

殺 敵

盡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迪進也殺

毅登成也成疏傳迪進至之功正義曰迪進登

汝君之功成皆釋詁文殺敵爲果致果爲登

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殺敵人謂

之爲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爲毅

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功多有厚

軍法以殺敵爲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

賞不迪有顯戮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

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稱父以感衆也言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言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二分天下而有其二予

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下故天佑之

罪於天下故天佑之

六

六

六

六

六

良

其人盡其用受克三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長若

克我非我父罪疏傳若紂至之致正義曰言克

我之無善之致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

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

意言勝非我功敗非父咎崇孝罪已以求衆心耳

### 牧誓第四

周書

孔氏傳

武王戎車三百兩

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

舉全數

虎賁三百人

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與受戰于言其猛也皆百夫長

牧野作牧誓牧誓

至牧地而誓衆

**疏**

武王至牧誓正義曰武王以兵戎之車

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叙其事作牧誓之

傳兵車至全數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

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

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

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

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爲兩猶履有兩

隻亦稱爲兩詩云葛屨三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

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

二萬一十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

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

亦同此解禮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

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爲卒帥是實領

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

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

鄉爲正遂爲副若鄉遂不足則徵兵于邦國則司

馬法六十四井爲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出長

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戰

亦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爲卒、立卒爲旅、五旅爲師、主師爲軍、故左傳云、先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所非直人數、如此車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左傳戰于繡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爲偏、是車亦爲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載、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揔明三百兩人之大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旣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爲此說、傳勇士至天長、正義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爲勇士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內驍勇、選而爲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

故云皆百時甲子昧爽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  
夫長也二月四日昧真爽明早

旦疏傳是克至早旦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  
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

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  
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  
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  
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曆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  
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  
明謂早旦之時蓋鷄鳴後也為下朝至發端朝即

昧爽時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紂近郊三十里  
地名牧野夜

陳甲子朝誓疏傳紂近至紂戰正義曰傳言在  
將與紂戰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聖

甫謚云在朝殿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  
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



詩云千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  
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  
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  
行已至於郊乃復到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  
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  
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勅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  
旄示有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



傳鉞以至苦之正義曰木公六韜云大柯斧重  
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黃鉞故知以

黃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  
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

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王曰嗟我友邦

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速釋註文

王曰嗟我友邦

冢君

同志爲友言  
志同滅討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治事三卿司徒

主民司馬主兵司

空主士指誓戰者

傳治事至戰者  
正義曰孔

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

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士治

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太宰太宗司寇

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爲說耳

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

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

亞旅師氏  
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

師氏大夫官

以兵守門者

傳亞次至門者  
正義曰亞次釋

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

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

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

王之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鄭玄云  
同列蕃營之在內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

百夫長

師帥

帥

傳師帥卒帥

正義曰周禮二

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舉  
全數亦得爲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  
可以稱帥故以千夫長爲師帥百夫長爲卒帥王  
肅云師長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  
以爲師帥旅帥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也與孔不同

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

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

八

國至之南

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

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蜀宋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宋王國在於西故

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故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夷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爲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生，是蜀都分爲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焉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髡微在巴蜀者，已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也。戈戟干楯也。

詠

傳稱舉至于楯

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戟楚謂之子與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

戈柶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長八尺，曰尋，倍尋曰戟。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也。戟長短

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  
為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  
干關西謂之楯是于楯為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  
故言稱楯則並以打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  
言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  
鳴無晨也  
也

鷄之晨惟家之索

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也  
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

別國

疏

傳索盡至國亡

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

之物散則盡故索為盡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  
雄走曰牝北北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  
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  
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  
德貴賤為文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  
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

者專用紂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丈母可以與助國

家則非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

紂已惑紂

**紂**

傳妲己至用之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為妲己有寵而亡殷殷本紂

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言者貴之妲

己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

刑辟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

**厥肆祀弗答**

昏亂肆陳答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

**昏棄**

**鬼神**

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為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

對答相當之事故答為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宜所  
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  
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惡之昏棄厥遺王父母

弟不迪

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之以道

傳王父至以道

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  
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  
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  
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  
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早踈也遺亦棄也言紂之  
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  
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王以亡也  
乃惟四方之多罪

逋逃是崇是長

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

是信是

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士事也。用爲卿大夫典政事。

俾暴虐于

百姓以茲寇宄于商邑

使四方罪人暴虐於都邑。

**疏**

傳使四至都邑。

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故言於百姓。茲寇宄於都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惣言於都邑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

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

乃止相齊言

**疏**傳今日至一心

正義曰：戰法布

當放進一心

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

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

夫

稱進放退放是放爲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

子昂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夫子請將士勉勵之伐謂擊

**疏**

傳夫子至為

刺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

正義曰

此又下文三云夫子此昂哉在下下昂哉在上此

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今勉勵乃呼

其人名與下句為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曰

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曰

夫子尚桓桓武貌

**疏**

傳桓桓武貌

正義曰釋

武志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羆執夷虎

皆猛健欲使士眾

法之奮擊於牧野

白狐其子名穀郭璞

曰一名執夷虎豹屬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疏**

傳商眾至之義

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

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

**疏**

曰迓訓迎也不迎擊商

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爲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般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亦不禦。止役爲也。盡力以爲我西土，與孔不同。

于爾躬有戮

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武成第五

周書

孔氏傳

武王伐般往伐歸獸

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

牧地識其政事

記識般家政教善事以爲法

作武成

武功成文事修

**疏**

武王至武成

正義曰武王之伐般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於牛馬爲獸記識般家美政善事而

行用之史叙其事作武成傳往誅至牧地正

義曰此序於經于征伐也歸馬放牛長歸

獸也故傳引經以解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

相類也在野自生爲獸人家養之爲畜歸馬放牛

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

以野澤爲家故言歸也傳記識至爲法正義

曰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

教記識善事以爲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十

惟三武成文王受命有此疏武成正義曰此

是也武成武功成於克商篇叙事多而王言

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

受命于周史叙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爲王言發

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

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

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若

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叙伐殷

殺

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  
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荀偃禱河  
無作神羞其官且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  
禱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取請佩王不敢愛  
彼三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  
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豕君百工  
初受周命主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  
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為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  
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  
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  
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  
或初載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  
亂編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  
在諸篇亦容脫錯但此篇首尾具足既取其文  
為之作傳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傳文  
玉至克商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

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辨紂尚在其功未成  
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素誓  
繼文王之年故本之於文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此本

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  
越翼日癸巳王朝步

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  
自周于征伐商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  
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

孟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其四月  
哉始也

始生明月三日  
乃偃武修文倒載干戈包以虎皮  
示不行禮射設庠

與死魄互言  
序修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

下弗服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  
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

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主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

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

後郊自

**既**

惟一至武成反祀廟告天時日說武功成之事也

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

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謂

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秦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秦誓中篇云

惟戊午三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

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周至于豐謂四月三日只如生明其日當是辛

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一日也越三日丙戌

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叔

其事身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曆志引武成篇云

惟一月之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

周于拉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

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

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

國祀於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偽

為之僕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

逸書建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傳此本至死

魄正義曰將言武成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

時二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

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

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

後明死而魄生律曆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

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

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顧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

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事而記之者與下曰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曰必先言朔也傳翼明至孟

津正義曰翼明釋言文釋言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

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時之宜也詩

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傳其四至互言正義曰其四月此伐商之四月

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

三日也此經無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

傳倒載至文敎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重甲鬻而羨之府庫實武干戈包之以虎皮



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故軍而郊射左射。射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傳山南至乘用。正義曰。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爲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允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以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摠牛馬。傳四月至執事。正義曰。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以上六世。

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禮云周廟也駿大釋  
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略舉邦國在諸  
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衣廟  
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越三日庚戌正  
義曰召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為三日此從  
丁未數之則為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  
三當為四由

字積與誤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

于周

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

統

傳魄生至

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為多通率  
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  
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  
廟已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空魄言之  
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  
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其受命在祀廟前

矣。其言探其時曰：先言告也。既訖然後却於受命。故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於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王若曰：嗚呼！君若后，順其祖業，歎庚戌之後幾日耳。

惟先王建邦啟土

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

**疏**

傳謂后至先王。正義曰：

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邠，故言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后稷曾孫公劉。劉，傳后之名，能厚先人之業。**疏**傳后之業。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

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知公是爵那時未  
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  
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徙而歸  
保焉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

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大王修德以翦

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傳大王至王家正  
季績統其業乃勤立王家疏義曰詩云后稷之孫  
實惟木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木王翦齊商人  
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  
侯順之是能績統木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  
我文考文王克成厥

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

撫紘四方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

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其小

魯懷德是文

**疏**

大邦至其

正義曰大邦小邦必畏矣小

王威德之大

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

邦或被棄遺故言懷其德大

邦亦懷德矣量事爲文也

惟九年大統未集

言諸侯歸之九年

**疏**

傳言諸至未就

正義曰文

而卒故大業未就

**疏**

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

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

稱王而得輒改元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

是己之所稱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

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

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

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

子小

子其承厥志

言承文王李意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

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

傳致商至川河 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

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

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

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

左傳稱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是也僖十五年左

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

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

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

言之耳周禮太祝云王過大山山川則曰惟有道

用事焉鄭云用事用祭事告行也

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

之也 疏 口惟有道曾孫周王發 正義曰自稱有

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

曲禮諸侯自稱之辭云也 祀內事曰孝子

曲禮諸侯自稱之辭云也 祀內事曰孝子

侯其...事曰曾孫某侯其...  
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口承藉上祖奠享之意

商王受無道

無道德

暴殄天物室虐烝民

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

**疏**

暴殄至烝民正義曰天物語闕人存其間以

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為天下逋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

逃主萃淵藪

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上窟聚淵府藪澤言大毒

**疏**

傳逋亡至大藪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

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獸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

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名數藪澤大同故言藪澤萃淵藪三

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之若蟲之窟穴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益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林預云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

略

仁人謂木公周召之徒略路也言誅紂承天意以絕亂路

華夏蠻貊

罔不率俾恭天成命

冕服采章曰華犬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

奉天

成命

傳冕服至成命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

正義曰冕服采章對

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王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亦已使奉天成命

欲其共

肆予東征綏厥士女

此謂十一年惟



其子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

言東國十六  
篚篚盛其絲

帛奉迎道次明我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尚王為之除害

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

兆民無作神羞

神庶幾助我渡民  
危害無為神羞辱

既戊午

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

自

三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  
宜遠待疾休命謂夜雨止畢陳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

旅衆也如林言  
盛多會逆距戰

罔

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

原缺

定

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

乃反商政政由

舊

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問

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益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間巷以禮賢

疏

傳皆武至禮賢

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

殺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間皆是

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

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上論語云箕子

爲之奴是紂囚之又爲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

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爲之奴者繫於罪隸之

官是囚爲奴以徒隸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

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並乘有

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說文云間族居

且則武王起上間而式之止內有貧人式

管仲曰帝王世烈云商容不為民觀局章之入

畢公至躬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

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

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趾當

敵將眾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

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

也視其為人所忻休伏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

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

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計惡見惡不怒見

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

**紂**傳紂所至貧民正義曰藏財為府藏粟為倉故

言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

可知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

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

商容之間命閔夫封比干之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金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

容之間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

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為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大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為錢也

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施舍已債救乏賜無

皆悅仁疏傳施舍至服德正義曰傳成十八服德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

起師已責救之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賜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為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上逋責也皆

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有大賚論語文孔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

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德感則悅見義則服然仁服德也

三世云王命封墓釋曰王命封墓之珠三不  
傾宮之女於諸侯躬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也死  
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  
其間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  
藉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  
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岳時惟五  
即所識政事而法之  
分土惟三  
列地封國公侯方  
爵五等公侯伯子男  
百里伯七十里子  
男五十里  
傳列地至三品  
正義曰爵五等地  
為三品  
三品武王於此既從躬法未知周公  
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此富鉤問於孟子曰周之  
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  
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  
為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

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自以國土寬大皆遠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建官惟賢立官以五百里耳制之注具矣官賢才位

事惟能

居位理事必任能事

重民五教

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

疏

重民五教

正義曰此重摠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

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

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

此事而彼無五教錄惟食喪祭民以食爲命喪

論語者自略之耳禮篤事親愛祭祀

崇孝養皆

信明義

使天下厚行

宗德報

天下所重

信明義

使天下厚行

宗德報

工有

以尊以貴  
報以祿

垂拱而天下治

言式王勝在得人也

垂拱而

**統**

垂拱而天下治

正義曰

說文云拱斂

天下治

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皆

稱職手無所管下垂其拱

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 尚書注疏卷第十